

《詩經·召南·行露》篇「謂」乃「畏」之訛字

張穎*

《詩經·召南·行露》篇有言「豈不夙夜，謂行多露。」其中「謂」一詞為《詩經》訓詁中頗難解決之點，見仁見智，迄無定讞。舊注大抵以三種解釋為盛行。

一種解為「謂通畏，害怕」義，以宋人朱熹、清人王先謙、今人余冠英、周振甫等人為代表；一種解為「奈何」義，以楊樹達《詞詮》為代表；還有一種解為「發語詞，讀為惟」，以高亨為代表。觀乎以上三種解釋，仍有值得商榷之處。

朱熹等人認為「謂」通「畏」，但考諸其它文獻，再無「謂」、「畏」通假的文例。趙克勤先生認為「很多通假字在古書中的寫法比較一致，通假字與本字的對應關係相當固定。如：亡——無。」¹ 黎錦熙先生也認為「例不十，不立法」。² 所以朱熹等人的看法只是推測，沒有其它語例來證明，作為孤例，此說殆不可從。

在論證其觀點時，楊樹達列舉了如下語例：

「天實為之，謂之何哉！」（《詩經·邶風·北門》）

「赫赫師尹，不平謂何？」（《詩經·小雅·節南山》）

「救而棄之，謂諸侯何？」（《左傳·僖公二十八年》）

「以師伐人，遇其師而還，將謂君何？」（《左傳·成公二年》）

「雖惡於後主，吾獨謂先王何乎？」（《戰國策·齊策》）

楊樹達先生認為「謂，奈何也」。把這些語例中的「謂」解作「奈何」義，我們是持支持態度的。但是，即使這些語例中的「謂」可以釋為「奈何」，我們也不能推斷出《行露》篇中「謂」也為「奈何」義。因為楊樹達所舉的都是「謂」與「何」並存的例子，「謂何」與「奈何」或「謂之何」與「奈之何」結構、語義都相符，而「豈不夙夜，謂行多露」中「謂」字句與楊氏所例舉的文例結構並不一致。故楊說亦不可通。

* 廣州大學研究生。

1 趙克勤《古漢語詞匯概要》（M），浙江教育出版社，1987年4月第一版。

2 轉引自王力《漢語史稿》第19頁（M），中華書局，1980年6月第一版。

高亨之說雖有出新之處，但實亦臆測之詞。高說所舉《詩經·小雅·正月》「謂出蓋卑！為罔為陵。謂天蓋高！不敢不局。謂地蓋厚！不敢不脊」為例證，不免拘牽。箋云：「比喻為君子賢者之道。人尚謂之卑，況為幾庸小人之行。」可見，此句中的「謂」，應釋為「認為；以為」義。

按：「謂」蓋「畏」之訛字。理由如下：

從字形字音上說，「胃」、「畏」二字形、音俱近。郭店楚墓竹簡《老子》中，「畏」作「𠄎」，「胃」作「𠄎」。𠄎、𠄎形頗近。「畏」上古音為影微，「胃」上古音為匣物。微物對轉，影屬喉音，匣屬牙音，喉與牙為鄰紐。我們知道，《詩經》是時人採集進獻的，而這些唱者、記者、傳者之間，難免有或讀音不準，或記錄不真的地方。《漢書·食貨志》說：「孟春三月，群居者將散，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，獻於太師，比其音律以聞天子。」「胃」、「畏」音相近，不免有訛抄之嫌，故「畏」可能訛化為「胃」。

「畏」可能訛化為「胃」，而「胃」通「謂」，先秦典籍中又不乏其例。郭店楚墓竹簡《魯穆公》載：「魯穆公昏（問）於子思曰：『可（何）女（如）而可胃（謂）忠臣？』」此句中「胃」通「謂」。《五行》開篇一節文字「慧（仁）型（形）於內胃（謂）之惠（德）之行，不型（形）於內胃（謂）之行，……。四行和，胃（謂）之善。」帛書《老子》第十三章中「苛（何）胃（謂）貴大患若身？」王弼本作「何謂貴大患若身？」王弼本作「何謂貴大患若身？」第三十章中，帛書甲乙本作「物壯而老，是胃（謂）之不道，不道蚤（早）已。」王本作：「物壯而老，是謂之不道，不道蚤（早）已。」由此可見，先秦文獻中「謂」本作「胃」。後人在使用了一段時間的本無其字的假借字後，為了區別用法，為假借字另造新字，通常稱為「後起本字」。³ 也就是說，「謂」乃「胃」的「後起本字」。《說文·肉部》：「胃，穀府也。」《靈樞經·五味》：「胃者，五藏六府之海也，水穀皆入於胃，五藏六府皆稟氣於胃。」可見，「胃」之本義即為今天的「消化器官之一」。在先秦典籍中，「胃」通假為表「叫做、稱呼」義的「謂」。所以，當《詩經·召南·行露》篇中「畏」訛化作「胃」後，後人又根據通假字的原則，將「胃」寫作「謂」。

再者，從結構相同的例句。如：

「豈不爾思，畏子不敢。……，豈不爾思，畏子不奔。」（《詩經·召南·大車》）

「豈敢愛之，畏我父母。……豈敢愛之，畏我諸兄。……，豈敢愛之，畏人之多言。」（《詩經·鄭風·將仲子》）

「豈不懷歸，畏此簡書。」（《詩經·小雅·出車》）

「豈不懷歸，畏此罪罟。……，豈不懷歸，畏此讎怒。……，豈不懷歸，畏此反復。」（《詩經·小雅·小明》）

「豈敢憚行，畏不能趨。……，豈敢憚行，畏不能極。」（《詩經·小雅·綿蠻》）

3 郭錫良、李玲璞《古代漢語》[M]，語文出版社，1992年9月第一版。

.....

凡詩上句言「豈不」、「豈敢」者，下句多言「畏」。

雖然我們只能找到一個「謂」訛為「畏」例子，但正如王力先生所說的：「例外或孤證當然也有它的原因，但是那往往是一種偶然的外因，例如傳抄之誤。」⁴ 此例便是如此。

綜上所述，「豈不夙夜，謂行多露」句中「謂」應訓為「畏」之訛字，意為：「難道(我)不想清早趕路嗎？(只是)害怕路上太多露水。」這樣，此句便恰然理順了。

4 王力《漢語史稿》(M)，中華書局，1980年6月第一版。